

甲骨文：龟壳兽骨承载着的历史

文本刊特约撰稿 吴辰

历史是可以吃的吗？看到这个问题，恐怕很多人都会哑然失笑：历史和吃怎么会扯上关系，历史怎么吃，谁又会吃历史？但是，历史还真的可以吃，而且被吃掉的还是上古时期商代的历史。

11月底，我国申报的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一事件，把这些曾被吃掉的历史又重新翻卷了出来。

这些有花纹的骨头曾是病人口中的良药

在100多年前的十九世纪末，河南安阳小屯村的田地里经常会挖出来一些什么动物的骨头，平日里村民们也并不在意，就随手扔在了田边，只有一种人会捡这种骨头，那就是剃头师傅。从皇太极入关开始，清朝男子就开始留“金钱老鼠尾”的辫子，这种发型要求把头的前半部分全部剃光，于是，剃头师傅们的生意就开始忙起来了。有道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剃头剃多了就难免一刀没留神，把主顾们的头剃破，所以，刀伤药成了剃头师傅们行走江湖的必备之物，而剃头师傅一般都是穷苦人出身，正经药店卖的刀伤药一瓶恐怕抵得上他们好几天的剃头钱，于是，一些土方子就应运而生。在小屯村，剃头师傅们的传统是把地里挖出来的这些骨头磨成粉随身带着，万一出了意外，抓一把往伤口上一抹就能止血。村子里有一个叫李成的剃头师傅得了皮肤病，身上溃烂，久久都不愈合，无奈之下，他把剃头时准备的刀伤药往患病之处撒了一点，没想到，敷上之后，创面居然很快地收敛了，这让李成喜出望外。

小屯村地处河南、河北两省交界之处，此地行医之风盛行，且南北分别临近百泉和安国这两大药都，村民对寻医问药之事大多有所耳闻，有人就对李成说，这该不会是什么中药材吧？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成闻听此言开始对这些骨头动了心思：既然我们村子里这种骨头这

么多，那我就干脆把它们捡回来去药材市场上卖一卖，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呢。

在药材市场，药商们见了李成拿来的这些骨头心里也犯嘀咕：这些骨头看起来确实像是中药里的龙骨，而且这生肌敛创的效果也是龙骨没错，只是一般的龙骨都是白色的，但李成带来的这些龙骨怎么上边还有花纹呢？“不是不要花纹吗，那还不容易，把花纹削掉不就行了？”李成见药材商人们对骨头上的花纹有些介意，心里暗想。回村之后，李成把骨头上的花纹削掉，再去药材市场上，果然把这些本来没人要的骨头卖了大价钱。从此之后，李成开始从一个剃头师傅向着药材商人转型，头也不好好剃了。村子里消息传得很快，李成的变化引起了乡亲们的注意，很快，小屯村里的人都知道了地头上这些骨头能卖钱，“卖龙骨”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小屯村的一项朝阳产业，大量来自小屯村的“龙骨”被药材商人买进了药店，成为了病人吃进口中的良药。

清朝金石学家发现甲骨文的价值

1899年，大清王朝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染病，大夫开出的药方中有“龙骨”一味中药，也许是收购量太大，以致药材商人和药店老板都没有兴趣去仔细检查的缘故，这批“龙骨”里竟然混杂有花纹尚未被处理干净的“次等品”，而这些有花纹的“龙骨”又恰好被王懿荣看到了。药材商人不喜欢这些花纹，王懿荣见到却如获至宝，这王懿荣可是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对前朝古董器物本身就有浓厚的兴趣，对绘画文字更是“门儿清”，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些所谓的“花纹”哪里是什么“花纹”，分明就是上古时期的文字啊！于是，王懿荣也顾不得自己还生着病，急忙跑到药店，把这一大批发龙骨全买了回来，经过闷头研究，王懿荣认为这些完全看不懂是什么意思的文字



甲骨文。



甲骨文。



《甲骨文字典》是记载甲骨文的字典。（王懿荣 著）

产生于“篆籀之前”，也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大清末年，风雨飘摇，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的发现著书立说，就在八国联军入侵京城之时自杀殉了国，其子在整理父亲遗产的时候，将这些

“龙骨”转手给了当时另一位金石学大家刘鹗。刘鹗在得到这些“龙骨”之后，比王懿荣还兴奋，四处奔走去搜罗这些带文字的“龙骨”，到了最后竟然收藏了5000余片，他对此颇为得意，认为这些“龙骨”“虽不

敢云尽在于此，其遗亦仅矣”。不仅如此，刘鹗还发现了这些刻有文字的“龙骨”并非普通的兽骨，而是多为龟甲，故此，他将自己收集的文字整理起来，结集成书出版，命名为《铁云藏龟》。在这本书里，刘鹗认为这些文字是“殷人刀笔文字”，这显然比王懿荣的考证要靠谱得多。

然而，命运总是爱和人们开玩笑，正当刘鹗一头扎进“龙骨”堆里努力钻研的时候，却因为遭人陷害，以“私售仓粟”的罪名被流放新疆，最后客死异乡。好在中国古代金石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研究者们多沾亲带故，刘鹗的亲家罗振玉也是一位金石研究的大家，两人虽然曾因为一些琐事老死不相往来，却因此在对“龙骨”的研究上较上了劲，非要分出个伯仲来。刘鹗以其收藏“龙骨”的数量自居，罗振玉更狠，一口气收藏了30000多片，不但收藏的多，罗振玉还考证出了这些“龙骨”出产自商代的“武丁之墟”，罗振玉还依据文献中“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记载弄清楚了“龙骨”中龟甲和兽骨各自的用途，并将这些记载了商代历史的文字命名为“甲骨文”。

值得一提的是，与王懿荣、刘鹗等人不同，罗振玉不单是从药店和古董商手里收集甲骨文，他自己还亲自派弟子和亲戚到小屯村去挖，如此一来，一时间，可谓是集天下甲骨于一身。

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价值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些商代的历史都被人们当中药吃进了肚子里，所以在历史研究界，学者们半开玩笑而又不无叹惋地将这段时期称作是“人吞商史”。

共有5000个左右的甲骨文单字被发现

经过长时间的发掘，共有5000个左右的甲骨文单字被发现，但是，被辨认出准确含义的到目前为止却仅有1500个左右，有研究者曾经表示，目前关于甲骨文的破译工作正处于一个瓶颈期，任何一个单字的释读都将是一场攻坚战。

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张贴出悬赏公告，对尚未辨认的甲骨文征集释读方案，其所开出的奖励价格为单字5万到10万元。在百余年前，那些将甲骨入药的人们万万不会想到他们送进口中的每一勺药粉，也许都价值好几十万呢！若是问谁认识的甲骨文最多，罗振玉则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在他编著的《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中，罗振玉一个人就认出了571个甲骨文，几乎包揽了现有甲骨文辨识成果的三分之一，不但如此，罗振玉还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甲骨文研究思路，后世几乎所有的甲骨文辨识都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读者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阅罗氏的著作，按照他的理路进行研究，说不定也能辨识出几个甲骨文来，去领取巨额悬赏呢！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去辨认这些早已经失去生命的商代的文字呢？近日，甲骨文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一事件也许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作为中华民族最早使用的文字，甲骨文成为了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共同对自身从何而来的共同的记忆，是我们追溯文化起源的重要路径，只有弄清楚了我们从何而来，才能更好地指导我们往哪里走。“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在这些已经成为陈迹的龟甲兽骨上，承载着的是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